



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

HONGSONGLIN JUNLI QINGNIAN WENCONG

不逝的兵群

胥得意 [著]

老兵们乐得

前仰后合地躺在地上

大纪的班长忿忿地

大骂 该

你们也不看看自己的

小胳膊小腿

敢和我们大纪斗

纯是耗子添猫嘴

—— 练胆呢



白山出版社

BAISHAN CHUBANSHE

胥得意◆著



不逝的**兵群**

BUSHI DE BINGQUN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逝的兵群/胥得意著. —沈阳:白山出版社,
2002.10

(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

ISBN 7-80687-013-X

I. 不… II. 胥…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0539 号

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政编码:110013

中共沈阳市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6.5 印张 146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 2002 年 10 月(沈阳)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高 姗

责任校对:彭和群

装帧设计:赵连志

印数 1—2000

ISBN 7-80687-013-X/I·5

共五册定价:80.00 元(本册定价:16.00 元)



序

《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杂想

中 夙

汉文化是以两河(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向外延展的,呈渐行渐弱之势。或许是这个缘故吧,在中原人眼里,东北乃蛮夷之地。你们东北有什么呀?他们每每这样问。倘若你还敏感,就知道讥诮和不屑都在里面了。也不能怪人家的不是。那年去西安,我就着实被那里的俯拾皆是的秦砖汉瓦吓了一跳,想:以东北贫弱的文化土层,生出一个“二人转”是可以的,产出大艺术家大文学家怕是不容易。古代不说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其中占了席位的东北人有几个,可以掰指头数





嘛。

江南自古多才子。在我的作家圈子里，有好多人都随地缘上的自卑感。

但自卑不是自贱，更不是自弃。现代实验表明，在自卑的群体和部落中，常常孕育着反向的改变命运的强烈欲望。

许多年了，东北作家一直呼号啸叫着，向当代的中国文坛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这其中也包括了北方战区的军旅作家。大概是1987年吧，中才兄曾代表沈阳军区作家喊出“冻土文学”的口号，紧接着一人骑一部单车，从黑龙江源头洛古河出发，流寇一般的生猛，将沿江的大小城镇、哨所边卡扫荡个遍，希图发现点什么，希图在冻土之上建立起独属东北的军旅文学。这是一个梦，一个“结”，一个美丽“结”啊！

我更愿意把《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的问世，置放在上面这个背景下。值得一说的是，这五位散在东北各地的青年作家，职业是编辑是干事是指导员。在现今这个喧嚣纷扰的商业时代，没有相当的定力，是守不住艺术贞节的。单是这一点，他们就很可贵了。

较之他们的作品，我更熟悉他们的人。王伏焱是蹉跎的独行者，不大入群。脸上时而漾出笑，但惯常的表情更像一个思想者。他做干部工作，对世事剔透，但他看得清楚却往往做不来。更多时候，他活在自己构筑的精神世界里，把玩艺术并以为得趣。于是就有了两个王伏焱，显形的和遮蔽的。张立江的表情永远属于解放区，不是有首老歌叫“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么。流畅，明快，欢愉。他是一个能用情绪感染别人的人。虽然他很聪明，虽然他的





聪明有时也可用狡黠来形容。戴鹭懿——新近起的名字，此前叫戴默，再往前人称戴守莲。把生命符号认真地改来改去，本身就是性格的隐喻。表象是柔弱的，还有一股子挥之不去的忧郁。有时简直是忧伤和幽怨，并且没来由。她的柔弱包裹着坚硬，她的忧郁、忧伤随时都可以化做坚强。她小女孩一般笑咪咪地对你，可不等你开口，她已经把你的心思尽数捉了去。与之相比，张秀梅属于另一类。有点涩，还有点艮，一副淑女模样。如轻风月影一般，她悄然来去。她似乎拙于言词，那是因为她善于使用一对灵秀的眼睛，每一顾盼流闪，意思都在里面了。

五人中，胥得意算是小老弟。机巧却不油滑，活泛却不失严谨。长一双纤细的眼睛，看人看事也十分的纤细。指导员成就了他的老到，不过在另一种场合，另一种在他看来可以放开的场合，他会没情四射，展示种种浪漫给你。于是你就知道文学女神为什么会钟情与他。

文即人。啰唆这许多，其实我是想说这五部作品的叙述表情。比方王伏焱的诡谲，张立江的明快，戴鹭懿的忧郁……叙述表情无论如何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你找到自己的风格。我从来以为，作品是作者思想和情感的分泌物。你人是怎样的，作品大抵是怎样的。鲜有作品和人悖离的情况。对熟悉的作者，欣赏他们作品的密趣也就在这里了，我想。

很多年前，我曾在自己的一本小书的后记里这样感慨：文学是一条美丽而湍急的河流，很多人抵挡不住她的诱惑而溺死这里。其中少数人需借助天赋，并以世人不可理喻的隐忍一路打拼下去，方可登临彼岸。我接着又叹道：即使如此，即使你戴着世俗的花环独步彼岸，又能怎





样啊？

现在我想说，既然生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文学，那就做下去吧。不做又能怎样啊？

《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是北方战区业余创作实力的一次展示。我相信，它的问世不会是扑哧一声，而是轰隆一声。

2002年7月15日于沈阳大西寓所





匠心方使文飞扬

——评胥得意的小小说创作

雷再京

天生忽略了蒙古人的剽悍、粗犷而似乎要着意突出未必历经的遭受深苦狂疾重创的身材；隐去了军人的庄重威仪而时刻给人传递亲切友好信息的面容；看似茫然、窘迫而三秒之后就让你惊呼“判断失误”的“没拿自己当外人”的性格。这，就是从印象中走出来的胥得意。相识十载，弹指一挥间，得意在我记忆的最深层始终没有改变过。但是多年以后，再去细细地品味得意，却忽然发现他略显沧桑的脸上挂着一丝别人不易发现的成功喜悦和几缕挥不去的成熟。



我有时总在思考得意多年奋斗后成功的同时，更是想对其作品进行深一层的思考和梳理。通过每一条道路，走向他的小小说世界，再进一步走向他的心灵世界。

军营的工笔画世象的写意图

一位作者尤其是处于学步阶段的作者，应将笔墨投向何方？对此，许多文学前辈已多次语重心长地重复过，“写自己熟悉的事物，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作为军人，胥得意最熟悉的生活无疑是正置身其中的军旅，无疑是基层官兵的喜怒哀乐、生死哭歌。自写作之初，得意便在潜意识中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不辄践行着。当战士的时候，得意是连队的文书，对连队发生的一些事情了如指掌，那时他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最“知情”的事物上。缘于一次给舅舅寄了一双假胶鞋而多年后舅舅仍信以为真的往事，他写出了《军胶》；因为熟悉军容风纪检查中的许多“秘密故事”，他琢磨出了《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因为对战友之间那种特殊情感的了解，他写出了《金牌》等作品。有段时间，盛行“空中交友”，许多女孩子的交友信雪片般飞往军营，连长从“稳定军心”的角度考虑，对连队的交友信严加封杀。不想有一天胥得意取信时一封女孩子写给“关童”的信在连队引起了轩然大波，连长要在全连面前查出“关童”究竟为何人。结果，沉默之后连长拆开信，抖落一名战士捐助“希望工程”引起的曲折离奇的故事。这便是1995年《小小说选刊》第3期选登的《信》的原型。胥得意生活在基层部队，他的眼睛也始终“向下”，关注他周围的小人物、小事情，无论是当战士、班长，当学员，还是当排长，





当主抓基层的组织干事,还是当标兵连队的指导员,这些司空见惯的人情物感总能激起他些许灵感。他的第一部小小说集《无言的军旅》所收入的人和事与他都有着水乳交融般的联系。因为熟知与了解。写起来便得心应手,细致深入。好些诸如“兵”、“排长”、“班长”和“冬”、“辉”、“鹏”之类的有姓无名、有名无姓或无名无姓的人物总能在读者面前挥之不去。军旅是社会的一部分。胥得意深知,如若其文学视角只限于军营,无论是在人物塑造上,还是在思想情感的表达上,都难免有许多缺憾。一段时间以来,“他常通过会晤一次探亲或拉练的往事,而与金城汤池之外的人情物感亲切握手”。写他小时候就十分了解的村里人物,写他半路当中听人讲起的故事,写他熟悉的下岗工人……纵观他对社会人物的描写,我们不难发现得意驾御社会题材的能力丝毫不逊色于军旅题材。他写意的一些人物让人感到似乎在哪里见过,却又一时思想不起。

焦灼的思虑惊喜的诞生

“轻机枪,迫击炮,得意写稿拍电报”。这是熟悉他的战友编的顺口溜“四大快”。可见得意写稿的速度之一斑。常能看到他随便取个本子(带格不带格都行),取支笔(什么笔、什么颜色都行)往那儿一坐。一边和你聊天一边就龙飞凤舞成了一篇稿子,远看大楷小楷加行书,近看则英汉满蒙各种文字的杂合体,其保密性能足以达到他木人都不认识的程度。看似写起来轻松自如,其实每篇文章背后都有一个绞尽脑汁思索,殚精竭虑琢磨的过程。得意搞





过新闻，有时搅得新闻中的人物特写似乎有些小小小说的味道，这种潜意识无形中曾左右了他的作品，早期的作品几近是篇篇娓娓道来的新闻特写，似乎少了些深层次的提炼与升华。但后来特别是军校之后的作品，得意更注重对素材的取舍、组合与提炼，在语言方式、层次结构上也开始讲究起来。每当一个创作火花闪过之后，他就记在经常随身带的小本子上，然后围绕某一句话、某一个思想勾勒人物形象，对零散的素材资源进行重组。他曾演绎过一篇《我被女人搂了一下腰》的作品，就是由一则道听途说的消息构思的。一次外出，几个伙计讲起几起诈骗案。其中有位讲到，有个家伙买了辆摩托车，路遇一女子求助，折腾来折腾去，女子撇下这家伙把摩托车骑跑了。故事就这么只言片语，但却引起得意的极大兴趣，他开始分析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开始编故事，设计情节。第一人称具有可信性，他索性把一些不光彩的情节扣在了“我”头上，把我设计得那么躁动，把女子设计得那么风骚，设计了一些火辣辣的语言，一些娇娇滴滴的动作，设计了女子摔鞋、男子捡鞋的情节。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两个生动的人物就凸现出来了，再安上一个动感的题目“我被女人搂了一下腰”，一篇作品就闪亮登场了。“文学是一种为人酿蜜的苦差”。在读这篇作品的轻松爽快之前，读者或许不会想到，为设计这些情节，作者搔掉了多少头发。就如吃鸡蛋，无须刻意鸡的种种况味。

不竭的源泉助飞的羽翼

常言说：“好胳膊好腿不如好嘴”。胥得意既不缺好胳膊



膊好腿,又有一张以三寸不烂之舌为主题的伶牙俐齿。他要是“悠”你,超过三句能让你住院,他要是表扬你,保你躺在被窝里都能没事偷着乐。但他对于不是十分熟悉的人除外,他从来不会“悠”你,而且他是一个从不爱说假话的人,这也决定了他从来都不会用奉承话去讨谁的高兴。因为生于东北长于东北,因为长期受军营文化的耳濡目染,也因为善于再加工再创造,胥得意的语言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语言风格反映到作品中,就产主了许多奇妙的情趣,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他对“兵”嗔怪时,语言就会变成“你个熊兵”,写连长讲话时,又是十足的军味:“连长像是在诱敌深入,又像是在威胁。”等等。语言恰如其分地运用到作品中,大段大段的情节顿显鲜亮。

对于自己语言风格的钟爱,丝毫不影响得意对语言“舶来品”的吸纳,翻看他的小说,语言的动情点俯拾即是,有的作品以歌名作为题目,如《你知道我在等你么》、《穿过你的黑发我的手》等,既能让读者循着一首歌的意境读下去,又能让读者发现歌曲更为丰富的内涵。

如果说他的作品是一座花园的话,得意把语言当作花园的门扉,门扉很精美诱人,人们才有心情走进去看一看,反之里面景色再好也吸引不了。语言作为作品的载体,应当与作品的内容和谐统一。共同完成塑造人物之大任。无疑,胥得意在语言风格上做出了艰苦的努力,成效也得到了较好展现。





真实的幸福平凡的苦楚

仔细品读胥得意的作品，不难发现他创作中的两大意识走向，即：悲与喜。本来，悲与喜就是人类情感中的“原色”，七情六欲莫不是由此而派生。或许是与得意的生活阅历及所处的大环境有关吧，他的作品更多地表达了生活情感上这两种“原色”的东西。而悲壮、悲愤、悲伤的主题在作品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如果他的作品沾了一个“悲”字，无论悲的程度、方式、外在观感如何，林林总总的“悲情”终归会给读者许多沉重如山的质感。这一点从读者那里已得到了最好的印证。其《无言的军礼》一书中，写尽了军人内心深处最为悲壮的色彩。有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校官们对老部队解散而顾全大局、勇舍私利的悲壮；有连长在抗洪中舍小家顾大家后，“只是默默地望着对岸”的悲伤；有退伍回乡的战友，建功立业之后以身殉职的悲切；他笔下的诸多篇什都能传给人“悲”的信号且颇具感染力。其作品中的另一种风格则被一个“喜”字充斥着。有团聚中的欢乐；有困苦中的欣慰；有富于情趣的幽默……一切都能让人感到生活的美好与幸福。其创作的在全国较有影响的两篇小小说《失手》和《头发》都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失手》让人感到心动、诙谐；《头发》给人一种悲苦状态下的温情。在这些作品的创作中，得意无疑在着力调动思想情感中的最真实的东西，在对“原生态”和“生活源”的描绘和表达中，寻找着与读者的契合点和共鸣点。





军旅韵味东北特色

“根有沃土苗自壮”。胥得意以其未至而立的年纪在小小小说创作中取得如此出众的成绩，除其刻苦努力和具备良好的悟性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具备了同龄人所没有的创作底蕴。就生活阅历而言，得意读过蒙族学校、读过汉族学校、读过军校，经历了由战士到保送军校当干部的各个阶段。就文化素质而言，他一直在坚持自学，阅读了为数不菲的历史、地理、哲学、美学、心理学及自然科学等书籍，可以说他每天都在摄取着文化营养。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得意具有广泛的爱好和兴趣。他是一个看见体育比赛就发狂，看到足球就发疯的铁杆球迷。从当战士起，他就是一个军营文化活动的热心组织者，说相声、演小品、搞舞蹈样样在行，直至现在当了指导员，还整天和兵滚在一起。在零距离中他准确地把握了兵的心理，兵的情绪，也在生活之中演绎了和兵最真的故事。他能在台上即兴讲述一个老兵的故事，并且直接要你的眼泪。他还能在你的眼泪没有流完之时，用奇特的战士时装表演逗得你捧腹大笑，而痛骂他让你感受了大喜大悲。他在邮票、烟标、火花、证券、古币、工艺品等10个门类中收藏了几千件藏品。他能拿着邮票讲一通地理、历史、生物知识；指着烟标火花大谈美学；指着旅游门票给你介绍各地风景名胜。更为令人叹服的是他随便拿一样东西都能给战士们上一堂听不厌的教育课。这对于一位年轻作者而言，将意味着什么？对于战士来讲，遇到了这样一个指导员又意味着什么？这就不言而喻了。

“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是反复证实了的自然



法则。得意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以前他作为主抓基层的机关干部,他是称职的。他能闭上眼睛说出各连的党员的名字。在机关三年中他跑遍了部队的每个班排,用他自己的话说,了解战士就像是农民了解庄稼一样。战士有什么苦闷,什么收获,什么感想都爱跟他唠一唠,甚至连“绝对隐私”也对他不设防。如今他被“下放”当上了指导员,这和让鱼回到水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平时和战士们玩在一起,高兴时把快乐留在同一张脸上,痛苦时把泪水和战士也流在同一张脸上,并且他还和战士住到一起,哪还用愁他创作的源泉呢。只是现在他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辅导战士读书写作上,而自己的作品却在逐渐地减少。可几年之后,他离开了兵之后,谁又敢说他用时间所积累的素材不是一笔宝贵财富呢。就是现在,不经意间,连队那些可爱的官兵们就会被他的笔邀请到作品中来做客。

得意的创作似乎就像是一个人在深山老林中漫步,忽然发现了灵芝、雪莲,属一种意外的偏得。对此种收获,但愿得意能“贪”得无厌一些,以积财之心积学问,以求财之心写作品。

前路漫漫,艺无止境!





目 录

1 | 《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杂想 中 夙

5 | 匠心方使文飞扬

——评胥得意的小小说创作

雷再京

□连队的故事

3 | 爱的火焰燃起

6 | 枪王

9 | 高手

12 | 能人

15 | 我的叹息你应懂

18 | 雪做的城堡

21 | 对峙

□我们的故事

27 | 穿旗袍的女人

30 | 表扬

33 | 观众





35	记忆的封存
38	那盏不熄的灯
41	无语的亲近
43	炊事班的兵
45	养猪的兵
47	郭科长
50	朱科长
52	歌唱

□军营的故事

57	隐形爸爸
60	挺立
67	醇香
70	日子
73	顶天立地的人
76	望乡
81	鬼子兵
83	知音
85	情人节里的女兵
87	女兵不温柔
90	徘徊在界碑旁的鹿

□过去的故事

97	兄弟
100	葵花
102	战刀
105	路标

